



禮記副表跋
五十一

孔子閑居
坊記

服部文庫
117
190
27



117
190
27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一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
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
倦而不衰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
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又作豈丘在反註同弟本又作悌
徒禮反註同樂音洛易以豉反孔子曰夫民之父

禮記

卷五十一

第二十九

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哉也音災

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

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

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

覆五至三無之事今各隨文解之詩云凱弟君子

民之父母者此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

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何如

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大子欲

為何事得為民之父母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

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

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若為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罹

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必先知之必云四

方有敗者此主為民除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

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

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凡言至者至於

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

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

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

一無略下而字

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近長竹文反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做之此非有衰經之服其命依註音基宥音又速大計反註同選宣面反

扶

密

匍音伏又音蒲匍音服又蒲北反做敢問至喪也胡孝反賙音周衰七雷反經大結反○正義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之事夫子答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答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天有成實之命二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若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寧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言以基為謀言早夜謀為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鐘鼓之聲而民樂故為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柏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逮逮然安和不可選數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做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為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

人之家有死喪隣里備匍往救助之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匍往購救之民皆倣倣之此非有衰經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

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

此之義其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

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

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

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

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不違者

只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

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倣禮

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同畜許六反聞音

問下令聞并註同子夏至孫子正義曰此一節

施易也並以豉反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

盡故孔子更為說三種之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孔

子曰何謂其然也者子夏既聞孔子之言猶疑其未

盡故更問夫子而夫子答云何為其然然猶如是言

何為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君子之服之也猶

已矣

有五起焉者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說其義與起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者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註**云孔甚也畜孝也○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畜孝祭統云孝者畜也故畜為孝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註**三王謂禹湯文

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心勞力報反註

及下同來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

力代反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

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

之德也**註**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

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

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

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

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庸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于無私之德也音照本亦作照湯齊依註音躋亦作躋子兮反詩如字日人實反齊側皆反註齊莊同詩作躋子兮反假音格註同遲直私反祇諸夷反使子夏主德也王于况反下王天下王功皆同正義曰自此以德下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于天地夫子答以行三無私之事並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今各隨文解之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者此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違者降下也言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也聖教日齊者言其聖敬之德日升進昭假遲遲者昭明也假暇也言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甚舒緩也上帝是祇者上帝天也祇敬也言天於是敬愛之也帝命式于九圍者式用也九圍九

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九州為天子也詩之本註如此今此記註意言殷之先君施其政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至於湯齊者齊躋也躋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為國君湯降下政教不遲緩其聖敬之德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明德下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註稍殊大略同也帝天至德也○正義曰帝天帝者恐有人帝之嫌故曰天帝降下也式用也釋言文假至也祇敬也釋詁文云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者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即引詩論湯之德言湯之明德下降於民遲遲安和是無私事之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

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神氣風霆音廷絕。有
至教也。○正義曰：前經云：奉三無私。次論湯德。此經
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效也。者言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
為教。故云：無非效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效也。者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庶眾也。言眾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
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為教也。
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天之所。故春秋云：天
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者，
其實神氣風霆。天地共有。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既
稱春秋，冬、夏，故於地變言神氣。但氣從地出，又
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

惟

詩

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國于宣。此
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耆欲
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
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
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
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
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
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

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者欲市志反註同崇息
 胡旦反徐音寒蕃方袁反為之于嶽音岳峻私後反翰
 偽反下川為嶽為皆同賢知音智○正義曰此一節
 明周之文武之德。○清明在躬者清謂清靜明謂顯
 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氣志如神者
 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者欲將至者者欲
 謂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者欲方欲王天下
 故云將至有開必先者言聖人欲王天下有神開道
 必先豫為生賢知之輔佐。○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
 此譬其事猶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言武
 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先生賢佐
 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時生賢佐之詩以證之。○
 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者此詩大雅嵩高之
 篇美宣王之詩嵩高然而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峻至
 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者惟此五嶽降此神靈
 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以甫侯申伯先朝伯夷宰
 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為生申甫也。○惟周之

翰者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
 于蕃四方于宣者言此申甫為四方之國作蕃屏又
 當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唯遺為四方
 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為己是文武奉天無私
 之德也。○仲山甫及申伯。○正義曰按詩嵩高之
 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
 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烝
 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宥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
 甫者按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註在前
 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
 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

代之德也。○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

不已不倦止也。○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

禮記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疏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已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按上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答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但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弛徐武氏反一音式志反註同皇。

如字皇本作施布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

竟辟後來者。隊居衛反徐音厥。弛其至德也。漢之詩接令聞不已之下詩本文云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承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鬪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坊記第三十。陸曰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失也。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業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辟匹亦反註。

禮記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疏

令

礙

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命謂教命。子言至坊欲。○
 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但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
 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
 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
 子云。是錄記者意。與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
 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
 之內。發初言子云。唯說一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
 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
 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結之者。或有一事
 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體例不同。是
 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確則坊
 與者。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如坊之擬水。故云。確則坊

以 法令

士作仕

禮記

卷之二十一

反古

坊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為之。或阜旁為之。古字通用
 也。○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
 民者。為民行仁義不足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者。解不可無坊也。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
 尚踰。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禮有坊。德者由民
 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
 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依命以坊民之貪欲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
 ○喬音驕。本亦作驕。下同。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

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
 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
 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為嫌。

口云

為

為

云

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作亂

○慊目筆子至益亡○正義曰此一節明小人反級音給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為富貴貧賤之法也

○慊目筆子至益亡○正義曰此一節明小人反級音給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為富貴貧賤之法也

謂上一有所

同樂音洛又音岳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

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荼音徒行下

皆同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古者方十里其中

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

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

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

之一○乘繩證反下註同高曰此至畔者○正義

幾矣者言家族衆多必致禍亂家族衆而得寧者普

豐已充

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
 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詩云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
 言民之惡者貪為禍亂安為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
 多如此故云上三事天下甚少○故制國不過千乘
 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者以天下為惡者多
 故為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
 城不得過百雉侯之國不得過百乘之賦大夫亦不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
 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古者至之一○正
 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
 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
 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云若通
 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故云
 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
 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為成國是
 公侯之封也按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
 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

人

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
 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
 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大司馬云五師為軍
 則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
 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師
 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
 鄉同故鄭註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
 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註匠人云
 采地制井田與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
 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
 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與鄉遂也故鄭註小司
 徒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
 百人徒二十人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
 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
 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禮記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及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註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一卒，五為一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二百兩，孔註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二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中

禮記

車職毀折，入齋於職幣，又周禮贊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共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輪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為雉者，與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城方五里，其國家宮室以節，國家謂成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參分國之一者，言子男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是大都，五百步為一者，言子男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是此註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按鄭駁與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夫都，柱預同焉，與鄭此註異也。經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夫都，柱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大夫采地，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按鄭註：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

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
 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
 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
 之家此據諸侯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
 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
 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
 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
 百里按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城其
 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夫無以言之
 按鄭註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
 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
 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
 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
 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即百乘
 下大夫同
 十里之成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位朝位也
 別

彼列反下同朝
 直遙反下皆同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

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

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楚越之

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

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

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

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

周禮曰主友之讐視從父昆弟

 音避下同皆為于僞

者乎一本作者乎也

蓋

之爾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反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

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

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眾也。相息亮

徐苦盍。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反註同。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同

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

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于

○殺音試。子云至忠之。正義曰此一節明章疑

本又作執。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章

疑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者微

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春秋不稱楚越之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

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

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按春秋越子卒經傳至無其事

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當時之事也。○

禮君不稱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君臣子不得稱之曰天公

辟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

為君辟諸侯也。○恐民之惑也者所以不稱者恐民

之疑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者鵬旦是求

旦之鳥夜中而鳴以求早旦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

及左

語肥

雨

取雨

禮記疏
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
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為其君布帶繩屨傳
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禮
云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
士句謂荀偃為主云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
之妻亦得曰主者按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
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蓋且至眾也○正
義曰此逸詩也言夜是闇時此身必欲求明是求而
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而為旦猶若臣之奢僭欲反
下而為上也○同姓至服子○正義曰云其非此
則無嫌也者謂此非先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
勢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
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
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
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者按春秋信五年左
傳云均服振振助號之旅又公羊成二年鞏之戰
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
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亡無

也○子云自此以下或以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

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

勝祿則近廉○近附近之近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

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遵豆有加貴秩異者○觴

衽而審反又而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於已斯亡○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

禮記疏

卷之五十一

禮記

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好呼報反。詩云至斯亡。○正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預讓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偕音佩。下及註同。偷音愉。本亦作愉。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大

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畜許六反。註同。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衎苦且反。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號戶羔反。註同。冤於袁反。○云至無告。○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偕死嚮生之事。○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者謂在上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偕於死者。○先亡者而後存者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可以託者謂在上以此化民皆仁厚皆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風

親文音愉之愉恐愉韻會集韻作愉 佐治身考

燕燕之篇

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助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助為畜鄭又以為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須念先君以畜孝於寡人○民猶借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尚借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正義曰偷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借於死亡則於生存者不棄薄信著矣○此衛至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按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註不同者按鄭志答曰尺模云註記時執就虛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

民興藝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

車服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

○技其綺

反註同吝力刃

反又力鎮反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言人尚德

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

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行下孟反○子云至先言○正義曰此一節明

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先言者小人行

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

豐已卷

卷二十九

及古周

於注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

尊○施始致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國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涖音利又音類難乃且反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

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

之於庶民乃施之○詢音旬芻初子云至芻蕘○

論上取民心則民報禮重之事○上酌民言則下天

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

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

也故云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

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卜不

天上施則亂者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此在

上所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

起也○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在上用信讓以臨百

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詩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

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

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

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

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言惡在已彼過淺○爭爭鬪之爭履如字毛詩作體

本亦○女音汝下及下文皆同嚮許亮反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

作鄉

禮記

卷之二十一

呼

禮記

卷之五十一

禮記

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謀也。錫京

錫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龜則出吉兆正之。

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度徒洛反。註同。毛詩作宅。錫胡老反。

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

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伯

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

良顯哉。美君之德。於音烏。下。火吳反。註同。

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事

三
次

卜

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

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

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

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亦作泰。註同。

子云。至無良。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

稱已之事。凡有節。上經論與凡人。此經論臣於

君。下經論子於親。各引詩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

子云。詩云。考卜惟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

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

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錫京者。度謀也。言所以謀者

謂謀居是錫京。惟龜正之者。謂龜能正其吉兆。武

王成之者。謂築成都邑。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

告爾君於內。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善謀善道。則

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內

禮記

卷之五十一

禮記

為

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
 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乎是惟良顯哉者。既
 推德於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
 哉。○秦誓曰。至予小子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
 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無罪於天。惟天所助。若紂克
 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
 也。○此臣歸美於君。○正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
 君。此經據凡人相與。而云歸美於君者。以歸美於他
 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歸美於君。以證之。○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正義曰。知君陳蓋
 周公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
 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
 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
 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
 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正義曰。鄭不見古
 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
 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
 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

記一作識

殷王

者宋板作君屬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弛猶棄忘也。考子

不藏記父母之過。○弛。式氏反。註同。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不以已善駁親之過。○駁。邦角反。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

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

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謹。依註

音洛。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

此所謂不倦。○鄂五各反。本又作。諤，說音悅。復扶又反。詩云：孝子不匱。

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匱其。魏反。子云：睦於父母之

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故君子因睦以合

族。○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詩云：此令兄弟綽

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令，善也。綽，寬裕貌。

也。交猶更瘡病也。○綽，昌灼反。裕，羊樹反。瘡，羊主反。更，古衡反。子云：於父

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

一無今字

也。謂今與已位等。○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子云：小人皆能養其

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辨，別也。尚反。子云：父子不

同位，以厚敬也。○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襲。反。下專為。

同襲息。○列反。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也。辟，君也。忝，

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

宜尊嚴。○厥辟不辟，竝必亦反。註同。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

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言慈，則嫌下流

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

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孺而。註反。君子以此坊

禮記

卷之五十二

禮記

注

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

民作孝長民謂天子諸侯也及下事長同子云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

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尊事以此坊民民

猶忘其親子云至其親正義曰上文承善則稱

以坊於民民猶有亡孝之事各隨文解之君于弛

其親之過者弛謂棄忘若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

藏記在心也高宗云者此尚書說命之篇論高宗

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其惟不言

者在父喪三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言乃歡樂也高宗

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高宗

武丁也各篇在尚書正義曰按其惟不言之

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各

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

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

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各篇在尚書子云

至不匱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醉之

篇美成王之時告太平之詩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

匱乏之時子云至為瘡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

合族者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此

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詩云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者此詩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

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令善也言此有德之人善

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者瘡病也言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

車於至位等正義曰以父之執友得乘其車不得

衣其衣以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

謂

減一作減

禮記

卷之五十二

禮記

尊高而與臣子相襲則辱其先祖也若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賣亦辱累其先祖故鄭註云君父之道宜尊嚴也此則因君見父耳○子云至其親○正義曰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所尊事故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言人君修立宗廟恭敬祀事者下教於民追孝於親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

國

祭器邊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

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于之屬為燕器○簋音軌

音嗣下文食禮同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

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菲芳鬼反薄也去起呂反

牛下一右以祭二字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寔受其福國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

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

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

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信矣○饋其位反禴音藥寔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

美○肴戶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子云至忘義○正義

禮記

卷之五十二

禮記

禮言政
曰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
事○故君子不以菲廢禮者非薄也言君子不以貧
窶非薄廢禮不行○不以美沒禮沒過也○君子不以財
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也○易曰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
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如西鄰文王
○寔受其福寔寔也言實為神所加福祐○詩云既
醉以酒既飽以德者此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
合於禮儀既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
末觀十倫之義盡飽以德○東鄰西鄰至信矣○正義
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東鄰西鄰總據一國之辭
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東鄰西鄰總據一國之辭
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九五爻辭也鄭註易九五曰
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
東鄰象也日出西方西鄰象也此註坎為豕西鄰禴
祭則用豕與此文與又註云離為牛是東鄰之祭殺
牛也則鄭之易註九五爻有坎有離此註總論既

濟之卦下體為離上體為坎與易註不同者但易舍
萬象俱得明義也此據一國風俗奢儉故舉豕牛以
言之不得以天子諸
侯俱用大半為妨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敬敬也○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齊側皆反○醴

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淫猶貪也

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醞尸飲三眾賓飲

一示民有上下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

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醴之

咸有薦俎

○昭常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謂

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

節也。○度如字，法度。子云：至卒獲。正義曰：此一

各得其所。○七日戒者，謂散齊也。○三日齊者，謂致

齊也。○承一人焉，以為尸者，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為

尸也。○示民不淫也者，淫猶貪也。然醴齊醴齊，澄酒

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

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

者得酒多，卒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因其

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

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醕教民相親睦也。

○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

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觀乎上者，謂在堂下之

人，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

○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小雅楚茨之篇，刺

幽王之詩。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

其節制。○澄酒，至尚味。○正義曰：澄酒，清酒也。以

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醴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

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醴

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

沈齊，酒為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

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醴在戶，此云在室，不

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

故云醴醴在戶爾。○主人至獻賓，正義曰：知主

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

也。性文。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禮記

卷五十一

禮記

示下一有民字

九

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也。昨或為堂。○雷力救反，飯

扶晚反。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既

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壙苦是反。子云：死，民之卒事也。

吾從周。周於送死，猶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至葬者。正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借之事。賓禮每進以讓者，按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死民之卒事，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曠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殺 殺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

○爭，爭鬪之爭。下民爭同。殺音試。註及下同。一音如字。卓，救角反。註同。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弒，父，下子之甚。子云：至父者。○正。義曰：此一節明民

○事也。○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豐已充。卷之二十八。

禮記

卷五十二

禮記

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受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浸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按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禮云謂反哭時也○正義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禮春秋至君矣○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禮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

禮記

卷五十二

禮記

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三圍也○弟音悌鄭段徒亂反本亦云鄭叔段也遲直志反而為于偽反圍魚呂反晉惠公太子懷公名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禮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禮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

禮記

卷五十二

禮記

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

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

也。車馬，家物之重者。鑽本又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而貳其君。子云：至其君，正義曰：此一節明

長示民不貳也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

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若鄭

叔段貳君於兄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

國君之子，君在不謀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為政之

遲，故欲速為仕也。唯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為貳，

謂副貳也。謂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為君

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筮也。示民不疑者，

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

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鄭自貳至

罔也。正義曰：按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共叔段

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為己邑。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

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去卜之日，謂君有故

而為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

而適子為君卜也。云二當為貳者，小二是一二之故

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故

轉二為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者，言

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貳，惟代君臨卜之

時，得稱君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窮不

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窮不

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鄭

旨，乃引傳云：大子之貳，又云：子者，身之貳也。以旁

稱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

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為己邑。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

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去卜之日，謂君有故

而為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

而適子為君卜也。云二當為貳者，小二是一二之故

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故

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為己邑。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

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去卜之日，謂君有故

而為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

而適子為君卜也。云二當為貳者，小二是一二之故

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故

祿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樂也

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

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則民利

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

則不視其饋

內也

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

禮言

圍為君稱卜副貳

卷之二十一

禮記

祿得

祿

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反菑側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言務得其樂不務其事

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

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樂也者先相見是禮也

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樂也者先相見是禮也

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樂也者先相見是禮也

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樂也者先相見是禮也

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樂也者先相見是禮也

豐已荒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得刈

云

不

應言

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獲割不蓄，畝田無功德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
○正義曰：按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也。三歲曰畝，孫炎云：畝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畝，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田不與民爭利也。詩云：彼有

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田言獲者之遺餘，据

拾所以為利。○穧，子賜反，又才計反。据，君運反。拾，音十。故君子仕則不稼，

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田食

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詩

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田葑，蔓

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

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

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

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

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女同死矣。

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葑，芳容反。菲，芳尾反。蔓，音萬。徐音蠻。菁，

音精。又子丁反。當，音富。又音福。并必政反。又如字。下同。離，力智反。女，音汝。以此坊民，民猶

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田子云：至其身。正義曰：此

豐已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名

而 言

禮記疏 卷之五十一
 之事也。○不盡利以遺民者。言君子不盡竭其力。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獲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食時不力，食膳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者，言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已也。○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芣菲之菜，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之時，無以花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爲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芣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并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

其芣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惡，并棄其餘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詩云：采芣菲，不其求備也。爾雅釋草云：須葍，陸璣云：正義曰：按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其根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亦備也。○詩云：采芣菲，不其求備也。爾雅釋草云：須葍，陸璣云：正義曰：按從吳人謂葍，從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云：葍類者，釋草云：菲，蔥菜。郭景純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采葍，非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註，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已下所註，更別生一義，與已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以註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與，所以註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謂，根惡，但取葉處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

可以惡處并棄其善也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此註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

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故男女無媒不交

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

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

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媒音梅註同以此坊民

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

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孰麻如之何橫從其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

能也藝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

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

麻當先易治其田柯古何反斧柄取七樹反後皆

亦作遊行治其同從子容反註同橫行治其田本

田易以菽反終於篇末總坊男女奔淫之事夫

婦重慎之義也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

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

知非直是坊民淫洗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

民之別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使民無嫌

綱紀也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

其身以求男者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言政
此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蕪麻如之何橫從其畝者蕪種也橫行也言將種
麻如之何必須橫行
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厚猶遠也○不取如
字又七樹

反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妾言買者以其賤同

之於眾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

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國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

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

且字○去起呂反○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買妾
註同大音泰

不知其姓則卜之者妾既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
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
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
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
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
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
稱吳也○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
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
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
略言卒而已皆為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
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
國孟子至且字○正義曰若既筭而字當云
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爵謂相獻酢以此坊民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同姓也以貪夫人之

又

於何

后鬱

疾

禮記

卷之五十二

禮記

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殺音試註同音如字故大饗

廢夫人之禮○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朝直子云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坊男

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

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故大饗廢夫

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

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

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

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隣國之君得有男女交

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

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

亦男女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

再裸而酢是也同姓至未聞○正義曰言同姓

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聞者

唯自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諡未聞同國君故公未聞

又按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

異姓則使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與同

姓雖為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裸后與王俱

裸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

親裸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裸故宗伯職云

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

裸獻瑤爵皆贊註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

王以爵也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

侯殺繆侯後其後夫人獻禮遂廢故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弟友也君子以辟遠也

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見賢通反註及下

下遠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

禮記

卷之五十二

禮記

大故喪病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

於

捕上一有猶字

背

不

左 魚 漁

前言

卷之三

沙古

如好色

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與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好呼報反
諸侯不

下漁色

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

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

○捕蒲布反中網丁仲反

故君子遠色以

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

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

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篚音匪御婦人則進左手

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借之音匪姊妹女子子已

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

女子不十年而出也

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寡

婦不夜哭

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

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

族

亂族犯非妃匹也
○洪音逸本又作逸同
至於族○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

同姓淫泆之事○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魚人取魚

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

求魚故云漁色諸侯當外取不當下嚮國中取卿大

夫士之女若下嚮內取國中似漁人之求漁無所擇

豐已危

卷之三

三十七

婦人於車上在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

在前轉身向右微借婦人○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

者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略問嫌似媚增損而已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國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

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迎

魚敬反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國不至不親夫以孝

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

而致之也音甫國子云至至者正義曰見於舅姑

見於舅姑舅姑謂婦之父母也婦之父母承奉女子

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

曰無違宮事是也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
事乖違故親以女授壻也

